

金色池塘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235 期 | 2018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六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

久违了 朱逢博

金秋十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下午，我有幸随作曲家沈传薪和舞蹈家黄洪玲夫妇，驱车前往本市西南一隅的一幢公寓，去探望久违的歌唱大家朱逢博。

这天，黄洪玲专门带去了赶烧出来的几个地道上海小菜，其中有朱逢博喜爱吃的油爆虾、八宝辣酱、素鸡、萝卜烧肉等。

朱逢博是个念旧有情的人。在退出歌坛、淡出公众视线的这些年里，她深居简出，基本回绝所有社会活动，只是偶尔与旧时挚友往来。午睡刚起的朱逢博，对客人到访的喜悦溢于言表。她一面招呼大家入座，一面赶忙泡水沏茶。

朱逢博的寓所三房一厅，很敞亮。客厅充满着艺术氛围，四周挂着一些名人的字画和她当年光鲜的剧照。一架老式的柚木斯坦威立式钢琴上，放满了她和爱人施鸿鄂录制的唱片和 CD。客厅的四周及阳台，摆满了郁郁葱葱的花草盆景，呈现了片片盎然绿意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朱逢博说：这些花草是她每天都要陪伴、打理的。这样既能修身养性、打发时光，又能锻炼身体、增强生活情趣。

岁月匆匆，往事历历。已很多年不见的朱逢博老师，如今已是一位 82 岁的老人。这位驰骋歌坛一个甲子的歌唱宿将，虽昔日的容颜不再，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其风范和气场。因糖尿病的缘故，朱逢博原先丰满的体态消瘦了很多，眼下轻盈的身姿和步履，反而更显精神，也更有利于运动。现在饭后，她都要独自一人在小区的绿荫中散步。

朱逢博告诉我们：她如今正在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。平日在家看电视以新闻节目为主，每天半夜睡觉，但中午一定会午睡。一日三餐，她都自理。每顿一碗米饭佐以绿叶蔬菜和小荤。因为爱吃牛排，每天都要煎上一块，以补充营养。家中所有的食物、瓜果，都是她住在楼上的独生儿子施劲购买来的。家中用的钟点工，每星期来五次，主要打扫卫生和洗衣服。

近几年，朱逢博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先后多次大病开刀。好在有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，每次总能逢凶化吉。朱逢博说：自己每次大病，醒来躺在病床上，感受到各方人士和亲朋好友无微不至的关爱，心里充满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恩。在朱逢博退出舞台后的前些年间，她还经常带教一些学生。但今年因身体原因，不再教学了，彻底与歌唱断缘。

▲朱逢博与施鸿鄂



朱逢博是中国久负盛名的歌唱家，也是迄今为止把西洋唱法天衣无缝地融入中国民歌中的典范。

朱逢博的歌声，空灵飘逸、通透圆润又清澈甜美，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，更听不出有任何歌唱技巧运用的痕迹，达到了随心所欲、歌人合一的境界。

朱逢博开启了中国民歌演唱的一种新风。她鲜明的声线和独特的演唱风格，风骚独领。但凡听过她演唱的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唱段，是很难忘却、走出这歌声的……



▲朱逢博近影(右为本文作者)

老老琐言

致敬朱逢博

文/ 剑箫

以现在的歌星年龄测算，说朱逢博是老一辈歌唱家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但在生长于五六十年代的人看来，朱逢博确实是一位年轻的歌唱家，也没错；而且，他们心目中的朱逢博似乎从来没有老过，即使从最后一次观看朱逢博演出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了。

朱逢博给人留下“从未老过”的深刻印象，一个关键的原因：总是激情饱满；总是追求完美地演绎作品；总是散发着青春气息。而当年龄、形象和声音不太允许继续保持过去那种状态时，

闲谈间，朱逢博的儿子施劲下楼看望母亲。他先替母亲打完胰岛素，见家中有客，就独自驾车送女儿去学校。原本每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朱逢博总要和儿子一同去送孙女上学。孙女乖巧懂事，学习成绩又好，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三年级的材生，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长笛手。

她思念施鸿鄂

朱逢博人生中最思恋、最不舍的人，就是她已故的丈夫——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施鸿鄂。两人因歌结缘，终身相厮相守；尤其是朱逢博对施鸿鄂一见钟情、痴情一生。

这天，在谈到施鸿鄂被保送到保加利亚随勃伦巴诺夫深造，其后又在国际声乐大赛上获金奖时，我向朱逢博提议，是否可去看望施鸿鄂老师。朱逢博欣然同意，随即高兴地带着我们进入施鸿鄂生前的卧室。室内所有摆设依然照旧，只是床前多安放了一个灵台。灵台上方悬挂着施鸿鄂大幅照片，骨灰盒四周有多张他的唱片和 CD。我和沈传薪夫妇先后点香，致哀远在天国的施鸿鄂……

她从容地选择了退隐，或做幕后工作，或培养学生，不再无节制地抛头露面。

朱逢博把自己一生最好时期的形象镌刻在了她的拥趸们的心里。尽管许多喜欢她的人对她的退隐感到遗憾，但我以为朱逢博是明智的——在正确的时间作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必须承认，艺术家发挥才华是有周期的，所谓任何时期都精彩，只不过是说说而已。踏准时间节点毅然告别舞台、回归寻常生活，这样的艺术家才是真正懂艺术的。

为此，我们要向朱逢博致敬。

当我们回到客厅重新落座后，只见朱逢博的眼眶里已热泪盈盈，此时，我的心也已呜咽，许多往事仿佛就在眼前。

1984 年冬，我和胞弟李建国及同仁一道策划举办了“著名歌唱家音乐会”。这台音乐会以北京最负盛名的老一辈歌唱家为主，上海演员只有温可铮和罗魏参加。但在演出前，周小燕教授提议上海方面要请施鸿鄂参加。旋即，我就联系上了施鸿鄂并商定了演出曲目。但在演出的当天，原本要去接施鸿鄂来演出的司机竟把此事给忘了，致使施鸿鄂没能赶上演出，还在隆冬的寒风中足足被吹了一个小时。第二天，我登门致歉，他非常平静地表示谅解，展现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德。

施鸿鄂曾担任过上海歌剧院院长。那时院里派给他一辆小车供他专用，但他从未私用过一次。每天他还照例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。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的施鸿鄂曾多次因心脏病治疗，有一次因心脏要搭桥，需要自费人民币一万余元，但施鸿鄂拿不出，准备放弃治疗，最后还是朋友相助才渡过此关。

又见朱逢博

文/ 李定国

《白毛女》成就她

这天，我询问了朱逢博从艺的一些情况。朱逢博说：1960 年，她是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系快毕业的六年级学生。有一次去本市一处工地实习，正巧上海歌剧院在那里演出。在看演出时，她的外貌和嗓音被人发现。后来几经周折，市文化局和歌剧院的领导许平、张拓亲自面试，一致看好她，当场拍板录用。就这样，朱逢博阴差阳错地从一名建筑设计师变成了一位歌唱演员。

1965 年，在歌剧院已工作了 5 年的朱逢博，终于有机会主演为她量身定做的歌剧《嘉陵怒涛》。这部作品是根据夏衍同志的名作《包身工》改编的，剧中的主人公“芦柴棒”与当时长得又瘦又高体重也只有 45 公斤的朱逢博非常相似。但此剧就在公演前，朱逢博突然被借调到上海舞蹈学校，担任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伴唱，这一去就是九年。

朱逢博有着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和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感觉，加之她的刻苦努力，很快她的演唱就融入了整个舞剧之中，并为全剧增色不少。朱逢博清晰地认识到，她虽然只是在幕后伴唱，但角色就是喜儿，她应该用歌声来倾诉喜儿灵魂深处全部情感。

起初朱逢博的演唱，基本都用真声。但在唱到两百多场后的 1968 年，她倒嗓了。由于声带过度疲劳，生了两个小结节，需要开刀治疗。其实这个问题，她的丈夫施鸿鄂老早就提醒过她：歌唱一定要用气息支撑，不能全凭声带的闭合；而且高音一定要用真假声结合来完成，只不过当时朱逢博有一副好嗓子，掩盖了她演唱问题的存在。

倒嗓治疗后的朱逢博，开始潜心追随丈夫学习西洋歌唱的气息、发声，以及解决真假声的转换和混合共鸣的问题。经过不懈的学习，天资聪慧的朱逢博具备了超一流的歌唱能力，从而像“喜儿哭爹”那样有难度的唱段，她都能举重若轻、游刃有余地演绎。因为《白毛女》的演唱而形成了朱逢博的演唱风格，也直接影响她日后在歌唱艺术之路上的发展和跨越。《白毛女》奠定了朱逢博在中国歌坛的地位。

迎着落日的余晖，我们又驱车返家。途中，播放着朱逢博的另一首代表作《那就是我》，我想：岁月可以带走时光、容颜，甚至生命。但不朽的歌声是会一代一代流淌在人们心田的。



采访手记

伉俪情深

去见朱逢博前，我是做了些功课的。这天早上，我与屠巴海通电话，想从这位长期与朱逢博合作的作曲家口中，了解些朱逢博的轶事。果然，我无意从电话中得知，施鸿鄂的骨灰至今还未入葬，摆放在其生前卧室里，最令人感叹的是，朱逢博把她每顿饭菜，要先供奉施鸿鄂后再吃，十多年了，从不间断。

两位艺术家伉俪情深，深深感染了我。